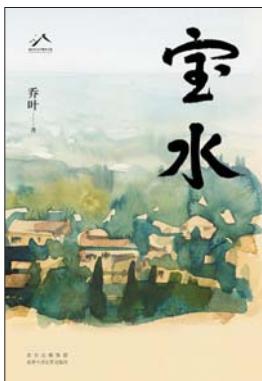


每个乡村都有一个德高望重的“九奶”

□禾刀



《宝水》
乔叶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合上乔叶的小说《宝水》那一刻，我想，如果没有九奶，这本书我或许更愿意看成是一本厚厚的散文集。乔叶的文笔有着女性独有的细腻和温暖，加之幼时生活早就深入骨髓，乡村的点点滴滴纤毫毕现。写到山里迟来的春天，她以“山深春迟”四字便形象而又准确地概括。对于许多有过农村生活的读者而言，翻开本书，就像打开一扇通往记忆深处的窗户。

在乔叶新晋茅盾文学奖的这个作品里，父亲去世、老公车祸身亡、女儿出国的地青萍提前进入“空巢”时代。为了医治失眠，她同离婚老男人、生意有成的老原来到了太行山脚下的豫北故乡。地青萍的老家与宝水不太远，家里还有一个“一脚高一脚平”的叔叔，这是血源与老家的根脉。

有别于城里人，农村人总是有着更为浓郁的乡情。农村人的乡情地域更加清晰，人物更为具体，故乡的天空与草木在梦里总是触手可及。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，特别是城乡二元时代，通过学习、当兵、经商等途径，从故乡出走，是远离面朝黄土、背朝天的少数通道。这种攀爬越艰难，故乡的印象往往愈加深刻。

乔叶多次写到了老家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，给老家一种阐释。乔叶写道：“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，在世的老人在那里生活，等着我们回去，去世的老人在那里安息，等着我们回

去。”老家在这里就像是一个枯燥而又苍白的地理坐标。再长的漂泊，也剪不断老家那浓浓的血脉。再后来乔叶提起老家时，老家的内涵似乎得到了某种升华：“老家意味着什么？密码一样的方言？原汁原味的小吃？几间破败的房屋？童年的乡间小路？祠堂？祖辈们的记忆？或者是八竿子打不散的那些近族远房？”老家不再是一个枯燥的地名，也不是简单的几个熟人，更像是各种记忆沉淀后的总和。

小说故事有三条线：一条是宝水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运动。宝水离县城较远，有幸被选为乡村振兴的试点，正在兴起的民宿旅游热，为这个僻静的乡村带来了切实可感的收益；一条是地青萍与老原的感情线，不疾不徐。二人来到宝水，所有人都能猜想到二人的关系，但还是要等到“经常可以享受到这种无聊的快乐”时，二人的情感才算升温，至而水到渠成；第三条则是原本不大为人注意的九奶。九奶一开始似乎并不为地青萍所了解，与其接触更多是因为尊重老人的缘故。但随着九奶深埋故事的揭开，九奶才从旁边走向了舞台中央。

乡村振兴不单单是经济发展的变化，更多时候表现在各种碰撞上，比如现代商业伦理与传统乡村伦理的碰撞，传统农民思维与现代制度思维的碰撞。矛盾对立的背后，常常是不同思维碰撞出的火花。碰撞也不见得全

是坏事，没有碰撞就不会有蜕变。

乔叶笔下的宝水，是一个正在遭遇城乡二元激烈碰撞的乡村。那个做挂面的师傅虽然跟别人早就签了合同，但架不住亲戚朋友的面子友情，只得一拖再拖。那个经常遭到男人拳打脚踢的秀梅，暗地里却向初恋让渡了自己的身体，以这种方式对自己爆粗的男人进行报复。秀梅具有反抗意识，但这种反抗意识又极为有限。她曾趁男人摔伤不能动弹，对男人进行了猛烈的肢体报复，但又不想把他真正打伤，更没想过和他分手，反倒打算以后在同一个屋檐下继续生活，只是不愿再受那样的气。

九奶遭受的碰撞没有这般激烈，大多时候，她的存在不太容易引人注意。她是时光的见证者，也是乡村传统的传承者。在生命最后关头，九奶终于公开了自己隐藏了大半辈子的秘密。为了向德茂（老原父亲）感恩，她与德茂那个无法生育的原配夫人达成某种默契，终于为德茂生下了儿子也就是老原，然后将老原亲手送给了德茂的原配夫人。九奶这样做，与其说是对德茂的喜欢，不如说是对这个男人当初收留自己的谢恩。

九奶是乡村传统的忠实代表。在当年的她看来，没什么比替恩人延续香火更为重要。但她又不想因此而破坏德茂原来的家族生活，这也是她多年保守秘密的缘由。阅读此书时，正

好读到著名文化批评者、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张莉的一篇访谈《生育是判断女性身体价值的标准吗？》。在今天这似乎不成其为问题，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，却又有别样的意义。前半生，九奶用一位女性最大的“身体价值”去回报恩人，虽然此举存在伦理瑕疵，但至少可以帮助恩人破解“无后”的伦理困境。后半生，为不破坏恩人的家庭，她选择静静地看着老原，从心底逐渐回到“母亲”的身份。

在九奶公开秘密前，乔叶写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：九奶用过多年的拐杖突然不见了。不见了可能是遗失，也可能是忘记放哪里了，反正寻不着。九奶从来只认那根拐杖，别的拐杖她怎么都不习惯。那根拐杖就像是九奶思想深处的伦理支柱，寻不着的结果是她不再需要别的拐杖，似乎也暗示她抛弃了这个所谓的依托。宝水每天都在遭遇思维碰撞，九奶自然无法置身事外。抛舍拐杖后的九奶，意味着走出了守旧传统的思想囚笼，也走出了母亲身份的暗角。九奶后来赢得了乡邻的更多尊重——喜葬，这是宝水人对九奶无言的评价。

每个乡村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“九奶”，她们是乡村文化亘古传承之魂，其实，文化传承不只是机械地传递。在乡村振兴如火如荼的当下，乡村在变，传统也会发生蝶变，比如九奶。

人与水的故事

□李学武



《水神的孩子》
李学武 著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如果水有人格，它可能自诩大地艺术家。它如痴如狂，凿出峡谷，切开黄土，形塑大地；它如琢如磨，联合阳光与风，将岩石化为泥土，微雕方寸之地；它如呼喊，如细语，母亲般把生命从混沌中唤出，为荒芜增添生机。

万物原为一体。水不停循环，将生命在天地间运转。然而人与水的关系却总是由“共生”滑向“互控”。对于人来说，水时而温柔，时而暴虐，喜怒无常；对于水来说，人本由自己创造，却总是试图改变自然。

在小说《水神的孩子》中，协调人与水关系的“水神的孩子”是四个走向11岁的少年。四个少年都有和水对话，甚至控制它的能力——但是也可以选择，在11岁生日时，拿它换一种世俗能力。不过这世俗能力一般是用

来融合、沟通人类的，毕竟人类只有成为共同体，才能真正与自然相拥。少年们这重大的使命，必须靠成长来实现。成长之路各不相同，但关键之处，总有两步。

第一步是发现自我。我曾是个非常怯懦的孩子，会像中了定身符一样，被别人贴的标签控制。“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管不了人”，于是，从小学到中学，我只做过小组长。可是工作后，我恰恰发现了自己的领导力。小说中的纪雨和四鲤，都曾被他人的“标签”左右。纪雨被妈妈引导，变得胆小、怕事，无力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。四鲤更甚，别人说他是什么，他就是什么。想一想，你是否也曾被“标签”摆弄？自我如同水，弱小时，形状是被容器赋予的。但是力量一旦觉

醒，就会进入“我想成为什么，我就是什么”的自由天地。

第二步是宽容。《水神的孩子》中的四个故事，分别涉及人与自我、人与人、人与社群、人与自然的冲突，而解决冲突的核心，总是宽容。它包括接纳自我和理解他人两个层面。前者是核心。纪雨原谅了因怯懦而伤害了父亲的自己，才有力量去理解戴碧，意识到她和自己的成长环境不同，她从来没有享受过“无条件的爱”。汀兰发现自己的天赋原来不是独唱，而是融合不同的声音，从中得到乐趣之后，才懂得母亲和“天命”分离之后的失落。

而宽容的前提，是强大的个人能力和随之而来的更高使命。四鲤认识到自己是“水神的孩子”之后才放下

复仇的念头；奇相死里逃生，和水神共工正面交锋时，才明白单靠个人压根无法和“神”打成平手。面对自然力，她代表的是人类。站在这个高度，她理解了：伤害过她的人，不是出于恨，而是无知与恐惧。借助宽容，她把整个大筐城的力量汇聚到自己身上。

水有两面：一面强大、为所欲为，甚至暴虐；另一面滋养生命，洗涤污垢，融合不同。《水神的孩子》讲的是少年们找寻自己“天命”的故事，也是人类融合的故事。“天命”指不同的使命，如交织不同声音——自然的、人类的、艺术的，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。追随天命往往是以“勇气”开场，因为有了勇气才能坚持自我。但是，明确自己的个性、边界与使命，才是和谐相处、走向大同的开始。

游走于学院与江湖间的美学思考

□金新



《在词语的星空中漫步》
涂国文 著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读涂国文文学评论集《在词语的星空中漫步》，总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他的文学评论的特点究竟在哪里？

其实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特点——

从文学评论的对象可看到审美的“广泛性”。《在词语的星空中漫步》一书有散文评论、诗歌评论、小说评论、综合评论与童诗荐读五部分，勾勒出了当下文学界的写作图景。而“在词语的星空中漫步”作为书名所隐含的追求灿若星空的语言审美、情感体验、心灵抒发，让读者感悟到涉猎的多面性、层次性甚或立体性。

从文学评论的结构可看到构思框架的“全景化”。比如《中国传统文化的“苏绣”》对苏沧桑的散文《纸上》就内容与形式进行了情感

的剖析、选材的考量、组材的评点、语言的品味、叙述的探讨……虽面面俱到，但有详有略、有模有样、有前景深和后景深，可谓思维的发散性开合而张弛有度。

从文学评论的视点可看到个体鉴赏的“精细化”。比如《高原上的野花》对张执浩的一首小诗就意象之高原与野花、祖国与老父亲被选择而有秩序地组织起来的客观现象进行了深究，在基本审美的单位上品味神韵，抽象与具象相互转换而显喻义的灵魂，可谓言简意丰。

其实，特点是相对而言的，有时难免相对“大路货”。如何找到共性特点的个性特点，是笔者阅读涂国文这本最新文学评论集之兴趣所在。

窃以为，文学评论界历来有学院派与江湖派之别。前者在由知识、学

术、专业所划定的疆域里自言自语，他们重视知识、理论和智力，轻视体悟、情绪、意志；后者多以自学或自我训练方式进入学术圈，他们一般少有师承，比较易于接受众家之长，常被认为不够正统。眼下有些洋洋洒洒的学院派文学评论，无论待以四时之不同或大同，不看还有相当清晰而自信的判断，一看反而疑窦丛生，不知所云。那些不加任何界定的自造概念，那些铺天盖地的名词术语，那些莫名其妙的语言结构，那些专横武断的惊人论点，令人始看玄妙难解，若有深意存焉，再一斟酌，竟觉花里胡哨、故弄玄虚罢了。

不过，客观地说：学院派的言说虽然枯燥，但大多确有深度；江湖派的言说虽然生动，但大多实在浅薄。一个文学评论家如何游走于学院与

江湖间进行高屋建瓴而深入浅出的美学思考，绝非一件容易的事，然而，涂国文的《在词语的星空中漫步》基本做到了。

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、美学家，现代哲学解释学与解释学美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指出：“审美体验不仅是一种与其他体验相伴的体验，而且代表了一般体验的本质类型。正如作为这种体验的文学作品是一个自为的世界一样，作为体验的审美经历物也抛开了一切与现实的联系。”涂国文的文学评论，一边在保持学院派典雅的基础上弥补着切身创作体验的情感局限，一边在保持着江湖派通俗的基点上补救着自身理论研究的素养匮乏，为我们探究理论学术本身的文学性可能，提供了借鉴范本。